



昆剧观摩演出纪念文集

中國戲劇家协会上海分会編

上海文化出版社

昆剧观摩演出紀念文集

中國戲劇家协会上海分会編

上海文化出版社

昆剧观摩演出纪念文集

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编

★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衡山路58弄2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078号

中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3 12/16 插页：2 字数：101,000

1957年8月第1版

195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统一书号：10077·612

定价 (7) 0.46元

韓世昌、白云生合演的「游园惊梦」



侯永奎、白玉珍合演的「刀会」



“長生殿”劇照
(周傳瑛、張嫻)



座談會攝影。自左至右：

屈 楚 (人 藝 編 劇)
趙景深 (復旦大學教授)
姚時曉 (上海劇協秘書長)
蘇雪安 (上海京劇院編劇)



⇧
上海市戲曲學校同學演出的「相梁刺梁」



目 次

前 言

有关發揚昆剧的三个問題.....	鄭振鐸	1
有关昆剧剧本和演出的一些問題.....	田 漢	11
談昆剧的唱念做.....	俞振飛	18
昆剧的音乐.....	朱傳若	22
昆剧場面与演員的关系.....	華傳浩	23
昆剧的曲牌和打击乐.....	張傳芳	26
談林冲夜奔.....	白云生	33
昆剧剧本的改編問題.....	趙景深	35
昆剧藝術在塑造人物上的成就.....	楊村彬	39
昆剧的藝術傳統.....	徐苏灵	45
昆剧应改不应改.....	苏雪安	48
昆剧的缺点和改編問題.....	邵曾祺	54
剧本組座談会記錄摘要.....		61
演出組座談会記錄摘要.....		71
音乐組座談会記錄摘要.....		82
昆剧观摩演出藝術总结.....		89

附 錄

一 昆剧观摩演出藝委会分組名單.....	98
二 大会演出劇目及演員表.....	99
三 南北昆剧演出史的介紹.....	尹 明 傅雪漪 109

有关發揚昆劇的三个問題

鄭 振 鐸

1956年11月29日在昆劇座談會上的講話

昆劇特点之一，在于它不是某一种地方戲。它是个綜合性的戲曲，是古代戲曲的总结，有許多古代的戲曲，由于昆劇的存在，而被保留下來。这种情况正如同有許多昆戲如“斷橋”“夜奔”等，在京戲中被保留下來一样。因此，它里面有許多古代的东西。例如音乐方面，就有許多古代的音乐，如“辞朝”（琵琶記）里，就全是宋朝的大曲。又如我这次在苏州听見“道教音乐研究組”的古代道教音乐，仔細一听，簡直就是昆曲的音乐。又如曲調，明朝本來有南北兩派，就是北曲和南曲，后来經過魏良輔的創作，造出來昆山腔，就包罗了两种腔調的好处。特別在音乐方面，綜合了北曲的弦索和南曲的簫管，成为“管弦”合奏，实在是一个大進步。又如元人雜劇現在还有二三十出保留在昆劇里，如“刀会”“訓子”等，其中叙事的成分特別多，“刀会”講究关公坐在船头上唱，連冠上的絨球都不能动。又如弋陽腔“滑油山”里的刘氏在台上緩步而唱，牽她的大鬼則在表演動作，这种情形，正說明了它們都是从講唱文学改变過來的戲劇；如同現代的北方大鼓，苏州的前后灘，坐在那里是彈唱，穿上了行头加上表演就是戲。这些方面都証明它是把过去的各种戲劇集大成的东西，所以它是全國性的戲曲，不是地方戲。

另外，在戲曲文学中能够拿得出手的，恐怕还以昆劇为最多，剧本詞藻的优美，是其他剧种赶不上的。京戲中就有許多不成为文学剧本。不成为文学剧本，就很难得保存下來。而在昆劇的傳奇中，就是

过去明人认为“具品”的，实际上也还有很多好东西。我們的古典戲曲叢刊，預備印一千多種，現在已出了三百種，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有我們这么多的作品。也沒有这么早的作品，現在還能演的。如关漢卿是十三四世紀的人，他的作品中單刀會，現在還能演。英國的莎士比亞是十六七世紀的人（1564—1616），他的作品，現在却已不是原本原样的上演了。

我有个幻想，也是愿望吧，假定我們有个國家劇院，如同莫斯科歌剧院一样，貼出海报去，头一个肯定是昆劇，因为真正能表示民族戲劇的最高成就的还是昆劇。

我們明年准备紀念湯顯祖和关漢卿兩位，希望大家准备准备，把他們的戲曲上演一下。

如何發展昆劇，我現在提出三個問題，希望大家研究。

第一是宣傳的問題。大家要多寫文章，介紹它的好处。宣傳是很有用处的，十五貫剛剛上演時，看的人并不太多，經過大力宣傳以后，全國就都知道了。我們的宣傳要多方面的，出版社要多印些昆劇的劇本，报刊可以多介紹昆劇的技术。同時我們不僅要寫文章，也要多演，使人真的看到它的好处。昆劇的內容非常丰富，有些小戲如“借靴”“狗洞”“照鏡”都是很漂亮的笑劇，有些個戲，如“交印、刺字”非常慷慨激昂，刺字時描寫母親在兒子身上刺字，想刺而不忍刺時的表演是演戲最高的技术，有些戲如楊潮觀的“鬻宴”提倡節約的觀點，如果能演出，一定是轟動全國的。

希望大家考慮考慮，如何多寫。譬如搞戲曲史的，就可以在戲曲史的範圍里來寫，这样文章就多了。

第二是改編的問題，昆劇要不要改呢？我覺得真正大作家的作品，是一個字也不能動的。外國也是这样，英國的莎士比亞，蘇聯的高尔基，都絕對不能改。我們的关漢卿、湯顯祖也是一樣，明朝人最喜歡改，沈璟就把“牡丹亭”改過，弄得湯顯祖很不高興，後來馮夢龍也曾把“牡丹亭”改為“風流夢”，陳與郊把“寶劍記”改為“靈寶刀”，許自昌也改過許多劇本。西廂記被改為南曲，先有崔時佩，后有李日華，好處是改成南曲可以上演，但對話中加了許多猥褻下流的詞句。当然

我們現在情況和從前不同，如果每劇都演全本，不但演員有困難，觀眾也沒有這多的時間來看。那麼可以在全本戲中挑出几折連合起來，照過去演宋十回石十回的办法，每折力求保存古本的面目，對話偶然可以動一動，曲文不要更動，特別是大手筆的作品，更不要動，象“十五貫”就是這樣，它只在原本中兩條枝索中拿掉一條，原本的精彩地方等都沒有改。而且過去的詞曲也很難改，譬如我們現在有許多人把古代詩翻成現代的白話文，大都翻得不好，改曲詞就更難了，象“教歌”一類弋陽腔調等戲改起來還容易，但是要改名作如“單刀會”等，恐怕誰也沒有這種天才。我們不要覺得“十五貫”改編得成功了，就被勝利沖昏了頭腦，把過去的戲劇都拉過來大改，那是很不妥當的。

第三是組織問題。昆劇是否要由中央組織劇團，過去中央也考慮過。個人的意見，不代表文化部，劇團是要組織的，但是不一定集中在中央，也可以分散在各地，在各原有的基礎上發展。以中國地方之大，全國有幾個甚至几十个昆劇劇團是可以容許的。這樣分散開來，大家都向前發展，更可以比一比，競賽一下，人才就更可以輩出。而且分散開來，宣傳的效果一定會更大。至于有的同志提出建立昆曲研究院的問題，我們回去再研究研究，我們現在是求實不求名，我們現在的需要是建立一個組織，至于是“院”或者是“團”，那是比較次要的。

這一次上海演出以後，希望大家能合起來到北京去演一下，名義不必叫觀摩會演，就叫演出也可以。事前要多做些准备工作，劇本可多印些，幻燈片也可以幫助解決聽不懂的困難，我們平常看其他戲，往往唱得詞太快，來不及看完幻燈片，已經唱過去了，昆劇是“水磨腔”，唱得很慢，不怕幻燈片看不完，只怕幻燈打錯，這一點也要注意的。

培養新生力量也是個重要問題，三十年前，我看新樂府的時候，大家都很年青，但是現在年紀都大了，所以培養新生力量很重要。我們培養新生力量要注意嚴格的訓練，當然也不能完全象舊日科班那一套。過去几年對學生的訓練，是有放鬆的情況，以後要注意。學生學一遍不成要學兩遍，學兩遍不成要學十遍，或者學一百遍，一定要

学好，当然实在沒有希望的，也可以設法給他轉業。

昆劇还有个好处，就是它里面各种角色都可以一顯身手，和京戲一樣。京戲里青衣花旦如梅蘭芳、程硯秋可以挑班，武生如楊小樓也可以作主角挑班，花臉如郝壽臣、金少山也可以挑班，这是与其他一些地方戲不同的。有些地方戲如北方的評劇，都是女子作主要演員，所演的又大多數是悲劇，象“秦香蓮”等，就是專門講男人坏的戲劇。（所以我这次主張演“荆釵記”，这个戲就不是單講女子守貞，王十朋听見妻子死了也堅決不再娶，这就是双方都互守貞節，是个很好的戲。）又如晉劇的丁果仙，豫劇的常香玉，都只能以演悲劇見長，这自然也与曲調有关，曲調限制了她們。昆劇則不然，以唱法而論，就有合唱的办法，在琵琶記蔡伯喈夫妻分別的一段，先是男的唱几句，后來是女的唱几句，最后是“合头”，就是合唱，这样大家都可以發展。而且昆劇的戲很多，能上演的就有四五百个，各方面的描寫都有，因此就更完备了。

現在有些戲，北昆能演，南昆不能演；也有些南昆能演而北昆不能演，所以分散開來，也可以大家競賽一下，互相吸收。演出的时候可以多請些專家來看看，他們一看就可以指出毛病來，現在北京还有些昆劇票社，其中頗有些專家，都可以幫助的。

昆劇中有些現在是无法上演了，譬如黃源同志，前次建議要演“桃花扇”，我就提出誰來点板的問題。但是我們可演的戲还是很多的，要多演些不同的劇目，不要老演这几个戲。現在有个傾向，就是人家演什么我們也演什么，十五貫紅了以后，北京有“七”十五貫；王十朋紅了，大家都是王十朋，实际上中國戲絕不止这几个好的，要尽力的發掘出來。

总之，大家要有信心，相信我們一定要把这个有优美傳統的劇种發揚起來，至于組織的問題，我們現在是求实不求名，現在先組織起來，不在名义上的院不院，將來自会水到渠成的。

諸家意見

鄭部長談過之後，大家都發表了意見，摘要記錄如下：

俞振飛：上次我們會演後，曾向劉部長提出，把昆劇演員集中。開會以後聽說還是要分散，覺得很失望。我們要求集中的目的，就我个人而言，決不是想作個領導，我們完全是為了要發揚昆劇，要搶救這個劇種。過去“仙霓社”全盛時代，能演的戲有三四百出，現在只剩下幾十出，演員方面也只剩下這二十幾個人，要演出是絕對不夠的。我們每次演出都要向其他團體借人，因此希望能有個集中的團體，演出時可以更方便；也可以多編排些新戲上演。我們現在非常需要演出，昆劇通俗與否，大問題是觀眾對我們是否熟悉，過去我年青時，農村都是演昆劇，農民的文化水平雖不高，但對昆劇却很熟悉，演員如有偷工減料或者錯誤，他們立時可以指出，因此不集中不能上演，對發揚昆劇很有關係。第二，集中起來師資問題也容易解決，現在蘇州南京都有教昆曲的組織，但先生方面，蘇州只有曾先生是“全福班”的旦角，其餘都是票友，南京就更差了。票友當然也有好的，徐老先生就是票友，但是象他這種老先生就太少了，這樣教出來的第二代，恐怕也不太好的。現在傳字輩也不過二十幾個人，而且各門角色還齊全，集中起來教也方便一些。第三，集中起來對宣傳工作也方便，高盛麟初到漢口時，沒有人要看，後來文化局大力的介紹他武戲文唱的優點，於是就大紅起來。我們現在也需要這種宣傳，宣傳每個戲好在哪里，難在哪里，這個工作不集中也不好作。又如幻燈片的問題，集中以後打幻燈寫幻燈也都可以專人負責。這次上海會演就可以証明集中的好處，我們本來是毫無準備，但是臨時大家一湊，就拿出一個“白羅衫”，又一湊，又拿出一個“漁家樂”，如果大家能經常在一起，湊老戲編新戲都很方便。又如這次演出，我有許多戲都忘了，有許多戲覺得不對頭，向周傳瑛同志一談，他就想得出辦法，因為他一向在農村演戲，沒有間斷過，而且生活逼得他經常的要動腦筋把戲搞好，以便能吸引觀眾。他動慣了腦筋，所以有問題就能想辦法，我們集中起來是有許多好

处的。当然黄源部长为昆剧尽了很大的力，我也很感谢他，周传瑛同志也称道过黄部长的精神，辛辛苦苦的搞出一个“十五贯”，剧团就搬到上海来，精神上也許不大舒服，但是我也想下个补救的办法，就是我们現在可以招收些學員，参照科班的办法，在兩三年之內造就一个新的剧团，貢獻給浙江，就可以作为酬报了。

对于改戲，我以为可分小改，大改，不改三类。“十五贯”的改法我是贊成的，而且認為很需要的；但是还有些地方可以考慮，例如語言方面，李白杜甫等詩人的言語，如果全改为現代的白話，就失去了詩人的風度了。

白云生：宣傳很重要，昆劇是國家的宝物，但是宝物也需要宣傳，要加上特別裝潢，才能引起人們的注意。宣傳一定要有隊伍，过去因为沒有隊伍，所以只是一人拚命宣傳，今天鄭部長說大家要宣傳，我完全同意。

对改編的办法，同意俞先生剛才的意見，我們有些戲是世界的名著，外國人都恭敬，但我們反而乱改，有的詞句改得不協調，有的越改越坏。我們不能这样乱改古人作品，改是要改的，但是要看准了毛病再改，改的时候还要借重外边老教授專家們的帮助，象过去对琵琶記研究那样。我們这次十五貫里，改得就还有缺点，例如有些主曲就被打散了。

对組織方面，我們这次弄得手忙脚乱，就是吃了事前沒有組織的苦，昆劇按它的歷史价值，藝術价值，應該是成立一个院。而且院的条件比团好，在名义上也可以多請到一些專家，譬如我們明年要演关漢卿的戲，有些无法上演的，就可以多請些人來研究。戲的演法可分为兩種，一种是專演給群众看，一种是介紹古老劇种的原來面貌，后者可以提高一些。

培养新生力量也很重要的，北方的演員大都在四五十歲以上了，希望領導上大力支持。同时有些观众是要看年青演員的，演出时也要吸引他們來看。北方的武戲較多，因此建团也需要很多的人來參加。

我們也有缺点，也有不如人的地方，其他劇种有好的，我們也要照樣吸收，使这棵老樹上生出新芽來。

現在如何發展昆劇，必須南北藝人集中，最大的障礙是各方面都不肯放，請部長注意這個問題。昆劇與地方戲不同，它的發展對所有地方戲都有關係，希望黨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希望各方面要把眼光放得遠一點。

另一点，有些昆劇，被其他劇種拿去，就變成它自己的了，演時也不標出來，出國也不寫出來，京戲就是這樣。“閻學”“思凡”“嫁妹”“鬧天宮”都成了京戲了，希望以後能夠糾正。

周傳瑛：希望能早點集中起來。有個組織，可以演戲，也可以發展，否則生旦丑不全，不能滿足觀眾的需要。而且昆劇要半年一年教出一代來是來不及的。我們現在要搶救昆劇，早一日集中，就可以搶救得多一點，否則很困難。傳字輩上海十一個人，分散在各方面，各人有各人的工作，各方面多少都有些本位思想，每有演出，就要用情面去搞，非常難辦。我們要沈傳鏗來演“刀會”，就一直講了兩個月。所以早些集中在一處是很重要的。

張傳芳：對培養下一代，認為音樂方面也要注意，我們現在只有四個老先生，不培養新生力量，將來演出很有問題。同時我們上海只有十幾個人，教學生的家門是夠了，但我們也要經常演出，這樣教學的時間就不夠，應該把現在的各地的學生和教員集中，我們可以抽空上演，至少一年演一個月，可以多吸引些觀眾，將來學生上演時，觀眾更會來看的。

演出的戲劇也要照顧各方面，有些劇本的唱容易聽得懂，觀眾就有興趣來看，有些舞蹈性綜合性場面多的，可以吸引一些不懂昆劇的來看，也可以吸引各劇種里的成員，他們是來看傳字輩舞蹈表演，來學舞蹈的。

大會閉幕後，希望還有個組織領導，把關漢卿、湯顯祖兩位大作家的作品整理出來，我們白天沒工夫，可以在晚上湊湊，把這兩位作家的劇本搞出來上演，我們要有信心來做這個工作，但是也希望各方面能來幫忙。

王傳淞：昆劇是全國性的劇種，如何使它接近群眾，如何使人懂，都需要注意。宣傳固然是要的，但是只宣傳而不演，只听樓梯响，不見人

下來，一般人的印象也是模糊的。我們現在是人少戲少，所以要求集中，集中如果一時不可能，至少俞先生華傳浩等非昆蘇劇團的可以先和我們合併起來，我們小生少，花臉少，在學校里已經培養了一些，旁的單位中也有教昆曲的，可以請求向各方面要來，集中起來就有人才了。同時哪些戲要改，如何改也可以討論出來，改了以後就可以同觀眾見面。昆蘇劇團明年的計劃要到各地方走走，能先集中一部分人去演也是好的，否則我們人不全，戲不好，拿出去群眾也看不起。

周傳滄：希望早一點集中，學校學生有些是比較有基礎，但就苦於沒有人教，譬如有些戲需要王傳淞來教，但他就不可能來。同時我們也有個不合理的現象，有些傳字輩藝人，現在搞服裝道具，他們的演出藝術可能差些，但是從前在傳習所學的一套底子，是大家相同的，有了這套底子，本身條件好，就可以上演。我們的老先生，有許多是小堂名出身，他們有這套底子，就可以教我們。現在這些同志不叫他們作先生來教學，叫他們管服裝，我覺得也是對老藝人的摧殘。

徐凌云：過去穆藕初等組織“新樂府”的時候，我差不多天天去的，也幫過一些小忙，後來昆劇衰落，演員都很苦，覺得很對不起他們。解放後，政府辦學校，昆曲可以繼續下去，我非常興奮。“十五貫”的成功，更感謝政府，所以這回演出我也參加，目的就是想把昆劇保留下去，希望大家努力。

朱國梁：對組織方面，希望我們能與戲曲學校合併，我們團內的小同志不少，大都有些舞台經驗，但是就苦於學不到戲，老師經常要演出，否則生活就有問題。合併以後，可以分為二部，一部分老師帶些學生去演戲，一部分就在家學戲，這樣巡迴演出，團里小同志就有學習的機會。

對於宣傳方面，只靠報紙，不是長久之計，要實際給人一些東西，我們二十幾年農村演戲的經驗，覺得人民還是歡迎全本戲，要看戲的情節。演出時也要注意這點，把不喜歡昆劇的人也拉過來。因此劇本的好壞有很大的關係。

劇本是可以改的，我們名著多，劣著也多，每個戲都有許多典故，有些連字典上都查不出來的，觀眾如何能懂。另有些如“山門”中魯

智深用濟顛的典故，這種引用後人典故的，也須要改，但過去有許多作家太優秀了，改以後和他的風格統一是很難的事，所以主張名著完全不要改，如關漢卿、湯臨川、洪昉思的作品，絕不要改，必要時可以刪，刪後發覺毛病，還可以補加上去的。單折有歷史意義的也完全不動，有許多宋元方言也不要拿掉，看戲的人也可以体会到戲曲原來的情况。整本戲有不能不改的，如“漁家樂”，與地理情况和歷史真實都不對頭，這就需要更正。

傅雲滴：在觀眾中也要培養新生力量，“十五貫”初演時，有人听說是昆曲，就搖頭，說一定不靈。從前我們讀書，課本中還有桃花扇等劇本，現在學生根本不知道昆劇，希望提請有關方面重視。

培養學員的新生力量，要打好基礎，昆曲講究聲韻，五音四呼非常科學細致，基礎打不好，以後改正更難。同時，音樂也要培養新人。

朱傳茗：昆劇音樂和小堂名關係很大，有許多音樂科是小堂名轉過來的，近十幾年小堂名消滅，音樂來源也沒有了。西洋音樂家轉過來不太合適。主張向江浙兩省搜集一些小堂名來，北方也可以向農村里吸收。

孟祥生：宣傳是很重要的，尙小云在漢口演“和番”賣了十天滿座，都說京戲真好。“十五貫”紅了以後，提起它是昆曲，都不知道什麼是昆曲。本人在學校只教“一二三四”，排戲的時候還用不上，不能與戲相結合。因此去年很苦悶。去年下半年向領導要求搞些曲子，才給學生說了“游園”與“和番”，學生才有點信心，領導上看了也說不錯。但是還不敢提會昆曲。學生問哪裡有這個戲，就說沒有；學生問我會不會演，只好說不會演。

王元美：俞先生說現在是搶救昆劇，完全同意，現在昆劇精華恐怕就是眼前這些位，再不保留就沒有了。

昆劇演員有許多現在都教學，但教學的方式頗有問題，孟祥生在教一二三四，韓先生也在教一二三四，這也是浪費。韓先生有許多好東西，要找有藝術基礎的來學。那些基本動作可以換別人去教。

鄭部長總結：今天談得很痛快，大家都能講出心里的話。關於教學和演出的矛盾，這種矛盾我們也有，譬如我們一面要寫文章，一面又

要研究，時間就不容易支配。但是這是人為的因素，可以想辦法的；可以由三分之一的人去教，三分之一的人去演，教的人也可以不把時間全放在教學上，抽出一些時間上演，文化局可以向各方面商量一下。大家也要提高教學的興趣，真要教出幾個好學生來，也是很難的。大家也不要以為教一二三四太簡單，教一二三四倒是需要大老師，因為這是入門的功夫，要結結實實的打底子。總之，事情是在人為的，穆藕初當初辦傳習所的時候，老師也沒有幾個，現在也教出這些演員來，因此大家只要有信心，努力去辦，一定可以把事办好。下一代的學習也可以與實踐結合，兩三年以後就可以試驗演出了。

方才有些同志對各劇團和京戲提出意見，我想我們現在還要感謝他們，由於他們才保存了一部分昆曲力量，否則我們今天恐怕人更湊不起來。我們也要感謝京戲，它也保存了許多昆戲，京戲本來是昆亂不分，溫州亂彈也是昆亂不分的。

現在主要問題就是班子湊不起來，因此就無法演出，要設法把一些障礙除掉。但是這種事只能情商，不能用行政命令來解決的，文化局可以設法去商量商量，或者先把俞先生們合在一起。至於方才提出戲劇中反歷史的事情，這種情況在戲劇中非常多的，因為它究竟是戲劇，不是歷史，我看如果只是小錯誤也就算了，可以不大改。

總之，人民的程度是一年年提高的，我們過去如果提倡昆曲，一定不會收到大效果，現在人民的文化程度逐漸提高了，人民已不能滿足於從前的秧歌舞了，所以我們現在提倡昆曲，這是完全合乎發展的。大家要有耐性，要有信心，相信我們一定要把這個有優良傳統的戲劇，繼續下去。我們現在能解決多少問題，一定解決多少。希望大家多發揮些絕技，多演些“白羅衫”“漁家樂”“荊釵記”一類本戲。希望明年到北京來公演一下，並且充分地作好事前的宣傳籌備工作。

（邵曾祺整理）

有关昆剧剧本和演出的一些問題

田 漢

1956年11月14日在藝委會上的講話

本人对昆剧完全是外行，只作为一个外行观众來談談。結合方才听到俞振飛先生的講話，想起几个問題。

第一是定譜的問題。程硯秋在很早以前到欧洲等地去，回來有一个报告，談到中國戲應該定譜，因为欧洲的戲都有定譜。但是，他自己也沒有定过，后来也一直沒有实践。因为他的腔調也經常的改变，同时演旦角戲的除了学程的和程的学生以外，也都不唱程腔。所以在京戲里要找一个戲，定譜定腔定調就很难。首先程派和梅派唱法不同。程派的腔，梅派就不唱；同时京戲的調子高低，又是以演員嗓音的好坏为标准，嗓子好就唱得高，嗓子不好就唱得低；腔調也有时唱得多，有时唱得少，要看演員的兴趣。越剧也是这样，譬如梁山伯与祝英台，要定譜时究竟根据誰的腔調？根据傅全香的腔訂出來，袁雪芬就不会唱，戚雅仙也不会唱。所以京戲同其他地方戲都沒有定譜，只有昆腔有定譜，这是它的一个大特点，好处是人人都能唱，这样，它才能留傳到今天，否則恐怕不会有这样長的歷史。但是昆腔虽然有定譜，而其中也还有些巧妙运用，各人不同的，單單照譜唱，尽管一板不錯，可以完全沒有感情。而且語言对于曲譜有很大的影响，同样一个譜，南北昆的唱法就兩样。同样的山坡羊，紅衲襖，到了各地的昆剧里，如川昆、湘昆、滇昆、粵昆，也許基本上是相同的，但是变化不同的地方就很大。由于各地語音的不同，造成了音節長短，音的輕重不同，再加上演員对于唱詞理解有所創造，就造成了現在各地不同的腔調。我們如果把各地昆剧不同的腔調找來，研究出其所以然的关系，對我們是有很大好处的。

对于南北昆在藝術方面交流相互补充學習的問題。昆腔的發展，時間很長，地域很寬，明清兩代政权所到的地方，都有昆剧。这些昆剧